

无首論

自北京閣選總統事見。憂時之士。羣以議員選舉總統之制爲不善。有主修改總統選舉法者。有主不設總統。如瑞士例。改行委員制者。衆議紛集。俱有可觀。而愚獨以无首制進。无首云者。蓋取吾周易見羣龍之義。謂治道中儘有不尙元首可以爲政之一境也。此而曰制。不合乎世界通有之政例。而愚特創言之。意在由吾國試行。爲天下先。此非常之原。黎民所懼。析疑昭滯。宜在宗工。茲先申鄙說。時賢所論。亦請妄貢己見。共求歸結。以詞觀縷。不著本篇。

自來理想。生乎跡象。其在政治。尤覺有然。一國之有元首。恍若邏輯必然之理。而實則由君主遞嬗而來。政家習爲固然。學者安於膚受。非政理之至者也。夫君主者。封建之遺也。昔柳子厚著封建論。言封建爲勢。非聖人意。明君主以下私土子人者之非。而獨不及於天子。由子厚之言推之。苟以聖人之意而建國者。其初必不有封建。乃不敢挾其大原。謂君主宜自始不立。是子厚之蔽也。共和論興。其以意革勢。已由方伯連帥而上達君主。持理自較子厚爲進。而獨不悟廢君主而代之以他種元首。元首者。又實君主之遺也。由共和論推之。苟以聖人之意而建國者。其初必不有君主。乃不敢挾其大原。謂元首宜自始不立。是共和論者之蔽也。

或者疑之。以爲無首制者。舉世各國俱莫之行。吾國民智甚低。政紀未立。環視國中。無一可持與

他國較。行共和十二年耳。已不勝其數。焉能亂行他國所不敷行之制。曰然。惟其然也。乃主無首。客之言。所謂論料是而歸納非者也。何以言之。夫元首之所由來。如柳州言。蓋「假物者必爭。爭而不已。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。其智而明者。所伏必衆。告之以直而不改。必痛之而後畏。由是君長刑政生焉。」他邦如洛克盧梭之流。其言民約爲君。亦髣髴類是。然此種爭境。不可以常也明矣。苟常則其國將無寧日。人民本立君長以息爭。而爭且益甚。故受之以世及。凡守成者不過中主。甚且昏庸。其民亦隱忍安之。而不肯輕返乎假物必爭之始境。別求君長者。率以此也。柳州知生人之始境爲爭。並了然於爭境循人類進化之迹。未嘗減退。故彼以繼世而理。上未必賢。生人之理亂未可知。聖賢生於其時。亦無以立於天下。如此等語。指陳封建之失。而獨不以此失廣之於事同一律之君主制。義雖矛盾。而用意則微。誠以爭存之世。優勝者未必即賢。劣敗者未必即不肖。聖賢生於其時。亦何法得保其必進爲天下共主。今吾國之爭總統。最爲有聲。一月以前。其去不成間不容髮者。乃一目不識了貪鄙無恥之殘賊人耳。墨西哥自底亞士出走。大亂十年。不離爭位。吾共和號爲一紀。南北爭帝以外。寧復有其他寸績。以知爭性不滅。國立總統。實不如立君之較爲安寧。何也。後者之翻覆。生人假物之爭。卜年數百卜世數十而始一見。而前者則每七年如是。每五年如是。甚或年年如是。而好爭者之獸性。或紓或逕。或正或負。必同寄集於所大欲之一事。盡量傾洩。人民可計日而數大亂之臨期也。以今世之大同。而復辟論猶未剷除。時復章顯者。即爲此故。夫民五民七之已事。距今幾時。國人亦既併命戮力。芟夷而蕪崇之矣。以籌安歸政。救爭之弊。既不可能。而大選之假擾特甚。不可終日。又朗然若秋陽之不掩。則

今日猶揭橈一尊。廣衆出占。以求人歸。妄冀羣盜斂手。肅然環拱。不敢生心與亂。因而從容布憲安利元元。此誠智下於袁世凱張勳萬萬。至可憫笑者矣。

由此而談。愚主無首。非以吾國治化已降。遠逾歐美。漫行一彼未及行之制。乃正以吾之政爭。失其正軌。一骨投地。羣犬猶猶。不能行歐美所通行之制故。或者又疑之。謂吾之共和。惟有虛名。其與政治有連者。智不能有爲。德不能講讓。水平線上之政識政律。一切不具。祇有歐美所行。而吾不能行者矣。未有歐美不行。而吾能行者也。此蓋事實之論。無可詆譎。無首制誠名高。今驟施之。果何所恃以爲張本。曰然。吾國政象之惡。以愚所知。且甚於客之言萬萬。惟問此之政象。是否以樹立總統。可望其自然改善。易而言之。今吾國是否有出類拔萃之人。可以扶植紀綱。整頓民物。草上風行。因使一國之人。欣然而向化。果其有之。彼號稱選衆者。能否辭謝財賄。不畏強禦。合力躋之正位。以觀厥成。無論何人。諒不能爲正答。凡事有本有原。今政治萬惡。他因且不論。所受爭總統之賜。決不爲少。又問此之政象。若不於所爭者加以救治。謂其將以他途徐即於良焉。是否有幸。無論何人。諒亦不能爲負答。兩答皆不可能。則吾惟有截斷衆流。別開新徑。所謂元首制者。祇糞棄之。無所顧惜也矣。譬如救火。徒薪爲智。又若止沸。揚湯乃狂。此類通解。庸庸所明。吾奚於政。迷謬乃爾。故立總統也者。即制論制。無仍舊理。至取而代者之爲何制。及何由得行。及行之之利害何若。此須更端論之。不得混作一談。張本云云。非澈底之言也。

(錄自長沙章氏叢稿)